

孙诒让杂文辑录

孙延钊辑 张宪文整理

徐晓峰六十双庆文（光绪二十年以后）

徐君晓峰六秩双庆，诸戚友以称觴为祝，而以侑卮之文属之诒让。盖徐氏为永嘉甲族，宗枝蕃衍，或文而儒，或富而商，咸恂朴有家法，诒让所识知甚多，而纯谨综敏则尤推君为首，则固不可以无言也。盖永嘉自晋而开郡府，地控山海，形势雄广，迈诸属县；川泽深秀，廛市蕃萃，自宋南渡以来，久以豪□著称。自光绪初年，天子怀柔远人，许泰西诸国于温州开互市，于是榷场林立，海舶辐辏，北通吴、会，南达闽、广，殊言异服，联袂接踵，商务以是大盛。而其风俗华侈，权舆宋、元，富家鼎馔，务以閔丽相炫，士大夫亦多华衣美食，饮博歌舞，不屑计权铢黍，斤斤省啬。盖物力富盛，奢亦随之，此固东南大会之恒习也。惟徐氏自高曾以来，恪守礼法，故其耆年长德，既以祖训为奉循，而后起英秀，亦奉为绳尺，罔敢稍越。自先太仆少年而游永嘉，即与菑生明径为文酒之友，而诒让同治丙寅与杏汀明径因受知于泰兴吴侍郎（吴存义和甫）为学官弟子，两世相承，咸与徐氏有文字之雅。菑生先生操行清峻，卓尔迈俗，晚年鼓琴咏诗，以自娱乐。番禺潘学士（衍桐）辑《续两浙輶轩录》，采其诗数十首，多谈远清瘦之句，足以覘其雅尚。而杏汀早以能文驰誉饗序，而恂恂谨飭，未尝挟其才名以傲睨俗子，则又诒让所素

钦佩者也。君为菑生先生族子，而与杏汀为同堂兄弟，故诒让曩时侍先太仆从江东旋里即得与君订交。君先世以商大昌其家，富冠一邑。菑生先生与杏汀皆以儒而兼商，君少年即弃儒而商，早以谙练为诸父兄所嘉许，而廉静朴信尤为乡中巨商所推重，一言千金，信服无异词。而君以籍是自树一帜，屡创盛业，虽间有折阅而志弥盛，人之知君者亦尤以是推其才大心细，非流俗争锥刀之末者所可跂及。盖其廉静之操，持之己者既坚，而将之以朴诚，不为虚诞争竞以堕其先德，故其收效厚而且远，其方兴而未艾者，固操其左券也。今年君年济周甲，而餐卫康颐，神明不衰。诸子皆秉君之教，或儒或贾，咸敏达庶务，而谨愿秉礼，绝无豪家閼侈之习，环绕膝下，怡怡色养，天伦之乐，萃于一门。荀卿有云：“美意延年。”则君之寿，自今以往，延绵无量以臻于期颐，以上媿菑生诸老先生之德望者，不尤可预卜乎？谨书之以劝一爵，或亦君之所乐闻也。刑部主事福建司行走世愚弟孙诒让撰。

文见馆藏抄本《温州地方资料汇编·瑞安孙籀庠先生文稿》。按：孙衣言卒于光绪二十年十月。文内有“先太仆”之称，当作于光绪二十年十月以后。

兴儒会略例序（光绪二十一年）

衔恤余生，蜷伏家弄。友人以都中《强学书局章程》见示，论胥之痛，读之涕零。《局章》精详，深所钦佩。惟所陈者，尚是译书博闻之事，盖以开淪民智，为富强之肇端，而其所欲经画之远且大者，尚不尽于是，抑以俗士不可与深谋，姑借以诱导之，而閼意眇指，固别有所在耶？夫中国政学舛驰，其不相谋失〔久〕矣。即以天算之学而论，嘉、道间通人如董方立、戴鄂士以逮近世邹特夫、李壬叔，皆究极关〔闡〕微，抗席西士，然亦不过创立新率，著书名家而已，其于致用，尚邈乎远也。窃谓今日事

势之危，世变之酷，为数千年来所未有。中国神明之胄，几不得齿于人类，似非仅甄微广学，搜书购器所能撑撑。鄙人秉资暗弱，于经世之学，夙未究心。然念家承诗礼，忝列士林，睹此危局，颯然人面，不顾坐视夷灭，窃冀有魁杰之士，勃然奋兴，与寰宇同志，集成兴儒会。大旨合全国各行省四万万人为一体，以广甄人才，厚积群力，志气博一，筋节灵通。运会大昌，则蔚然以致中国之隆平；外敌凭凌，则共兴以圉异族之犷暴。以尊孔振儒为名，以保华攘夷为实。万不得已，亦尚可图画疆而守。此区区移山填海之志也。但阳九所丁，人心涣散，加以危机环凑，不俟终日，深虑事端闳大，行之维艰，姑就管见所及，陈其较略，与有志之士商榷之。

《孙谱》卷六光绪二十一年：“马关条约订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与各省在京士大夫议开强学会及强学书局，意欲共谋雪耻图强，而黄仲弢（绍箕）、叔颂（绍第）二先生并参与焉。公亦闻而感愤，因倡兴儒救国之论，撰《兴儒会略例》二十一条并叙。”

创办瑞安算学书院向府、县

申请立案文（光绪二十一年）

《周礼》保氏以六艺教国子，九数居其一。汉、宋以来，皆设算学，与儒业同科，称四门博士。我朝修明律数，超轶前代。《钦定数理精蕴》、《仪象考成》诸书，妙契天元，精研化本，于中西两法，垂范万年。圣泽涵濡，人文蔚起，治经之儒，皆兼治算，《周髀九章》，几乎家置一编。查定制，国子监额设算学，肄业生满、蒙、汉各若干人，分年教授。而各省学政，于岁、科试亦加试算学，行之已久。光绪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军机大臣恭奉皇太后懿旨，会同吏部、礼部议奏，请旨飭下各省学臣于岁、科试时，生监有报考算学者，于考试经古场内，另出算

学题目。果能通晓算学，即将原卷咨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复勘注册，俟乡试之年，按册諮取，赴总理衙门试以格物测算及机器制造、水陆军法、船炮水雷或公法条约、各国史学之题，择其通明者录送顺天乡试，每二十名于额外取中一名，以示奖励人才之意。钦奉谕允，钦遵举行。崇高算学，可谓至矣！国家因时变通，破除成格以取士，原欲广事甄陶，有裨实用。声教作颇，陋隘向风，承学之士，尤当争自濯磨，以供采择。惟是算学义理精奥，非得良师教授，索居冥搜，事倍功半；且算式繁颐，非童而习之，演数断难谳熟。现议于本邑城内，创设算学书院，挑选聪颖子弟，入院肄业，延聘院长，口讲指划，设立课程簿、功过簿各一册，考之计程，随时勘验。现因经费未充，规模粗立，收纳学徒额数，暂以三十名为准。诸学徒务期志趣远大，不域于小就，由是而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兼综条贯，因材施教，数年之后，必有瑰异者出乎其间，以副朝廷破格求才之至意。

《孙谱》卷五光绪二十一年：“时公欲创设地方书院一所，延师讲习时务，以课乡里子弟。特于冬十月间燕集城区士绅若干人于小东门外莲湖左之话桑楼，相与商谈其事。当经拟定试办瑞安算学书院，兼教中西算法。经费先募集，俟将来办有成效再请筹拔官款。即席推出黄仲弢绍箕、黄叔颂绍第、项申甫芳兰、周仲龙拱藻、洪叔琳锦标、王雪璞恩植、鲍稚琴锦江、杨笑沧世环与公等九人为发起人。”

为创办蚕学馆告温州同乡书（光绪二十三年）

温州古称八蚕之乡，远当刘宋时代，郑缉之在《永嘉郡记》中曾载其名目而后世失传。亟宜集合同人，重加研究，专设学馆，招生肄业。搜集历来相传之中国种桑养蚕旧籍，兼采近时新译出版之法、意、日本各国蚕桑学书，并作教材，以资讲习。附辟广场，以供实验。务使土桑劣种，逐渐改良，多病蚕身，随

时治疗。

《孙谱》卷五光绪二十三年：“春，邬资创办蚕学馆于永嘉，兼用中西新旧诸法，考验品种，选制蚕子纸，教导饲蚕种桑事业。时我国举办蚕桑职业教育仅有此馆及杭州西湖蚕学馆及江西高要蚕桑学堂三处。”按：此书《孙谱》收录时已作删节。

东瓯通利公司章程序（光绪三十年）

东西洋各国物质文明进展之速，其原因，在于水陆交通四方畅达，而任重致远，舟车之利，为至鉅矣。吾乡负山面海，湖港交错，夙利舟楫，而轮辘之用未兴，斯诚缺典也。各国制作日新，电车、汽车、马车，纷驰齐骋，厥用不一。我国都市商埠中，近来间有创行，温州虽闢埠廿年，而地方街道未修，马路未闢，尚难行驶马车，更不可能骤议行驶电车、汽车。惟东瀛人力车，轻小而易行，通衢狭巷，无施不可，而购办之费，又较省约，是以各省城市，往往有之，而温州亦尚未见，此殆地方文明进步迟滞征验之一端乎？顷者永、瑞、平三邑同人集资购车百辆，试行于郡城，特设东瓯通利公司从事经营，意在便交通而利运输，并冀将来能从此扩充，俾马车及电、汽各车次第兴办，以与其他城市商埠各地媲美。而今日此举，则其发軔焉耳。既与同人商订试办章程，开始进行，即书数语以弁诸首，光绪甲辰春二月。

彤华馆书画润格启（光绪三十年）

纤纤女史鲁纹者，永嘉儒家子也。朗识霞骞，圆姿月映。香闺韵事，不数藏钩；绣闼余闲，兼工作绘。琼心巧运，玉腕轻描。染柔翰以生春，点香尘而成雾。马兰管竹，夙驰画苑之名；吴音薛笺，定重艺林之价。蜀绡新写，荆璧日珍。请鉴欣逢，润

资待赐。猩屏艳启，恍如入锦绣之丛；鱼筒华颁，亮不吝琼瑶之贶。谨拟略例，具列左方。光绪甲辰七月籀巖居士孙诒让识。

录自馆藏旧刊润格启。

谕唱歌传习所学生（光绪三十二年）

本分处此次开唱歌传习所，宗旨在于造就小学初级教员。故学期仅止一月，所教者止于试用风琴，唱歌亦止习单音，于音乐专门深妙之理，亦未暇及。即延聘徐、姜两位教习时，所订者亦止开导初学门径，程度并不求高。诸生既来求学，宜静心听受教习指教，万不宜躐等求深，有违循序渐进之义。近闻有浮薄学生，妄以音乐典坟及声学深理诘难教习，有意吹毛求疵，实深诧异。夫学生通例，质疑问难，应就教习所课条件，随宜求教，凡未课及之学理，即不宜任意举问。凡学生于授课之外，搀越论难，虽在教习，便可以答。此中自有范围，岂可矜才使气，务以难题凌侮教习。此等恶习，万不可长。至此次借中学堂开办，即应恪遵中学堂轨则，听从刘总理（平阳刘绍宽）之教训。前日本总理来堂演说，即谆谆与诸生订约。近闻诸生多不守轨则，高声唱昆腔小调，抵掌高谈，喧哗可厌。此为任意妄为，无求学之实心，应即请刘总理会同王、蔡两议董，从严删汰。有不守规则之学生，即行斥退，以免破坏学规。诸生其各懍遵无违，切切。六月二十日、学务分处总理谕。

又

闻此次诸生诘问教习以音乐典坟及深奥原理。在诸生必自负已能通晓，方敢发难端。不知古今中西音乐之学广大精深，断非诸生所骤能索解。若以古音而论，试问《书经·夏击鸣球》一章与《礼经》金奏升歌下管笙入间歌合乐无算乐七节，诸生能通其义乎？若以后世之乐而论，六十调八十四调之异同，今工尺字谱

始于何时，宋人词谱、元人曲谱，诸生能详其源流乎？若以西学而论，声浪疏出迟速之理，回声折声之率，诸生能探其奥乎？以上诸条，其精深之处，恐诸生尚未梦见，而遽以其一知半解，凌侮教习，何其不知量乎？自古学问家以傲为凶德，盖必有真学问方能自知其缺陋，其岸然自命为通人者，必其中实无所有，而籍此以张其意气，饰其浅俗，不值一笑者也。本总理不愿诸生蹈此，故不惜谆谆劝谕，诸生试反躬自问，当不河汉斯论也。籀廌再告。

《孙谱》卷六光绪三十二年：“时温处各县学堂音乐教员尚缺，因由学务分处开办暑期唱歌传习所，延上海科学仪器馆经理徐亚伯为教师。开课后，学生与教师发生意见，公有手谕训示诸生，明白解释。”按：原件民初曾由温州旅杭同乡会装成长卷，并有康有为、陈三立跋。兹据馆藏《温州旅杭同乡会第六届报告录》所刊手迹转录。

附 康有为、陈三立跋

温州有雁宕之秀，邱壑之美甲海内。吾于温人士交甚多，而瑞安黄漱兰（体芳）侍郎、仲弢（绍箕）学士交尤深。盖山川之郁结必多异才。惟孙籀廌先生未见为憾也。先生于礼学良博，独步海内。与我虽有今古文之殊，然不能不叹美之。此其训学生之札，惩翫之意深矣！病臂不能书而勉题此。南海康有为。乙丑（1925）二月。

瑞安孙籀廌征君，学术精博，以《礼经》大师名海内。凡所撰著，难膺盖久，恨未及与之相接也。然征君先德太仆公则于先侍郎（陈宝箴）为旧交，颇以道义文学相切劘，今犹藏其书翰遗迹。数十年间，人往风微，独征君恢张家学，蔚然推儒林绝业，不朽盛事。以视不肖孤陋溘落，老无所成，甚自愧也。兹幅为征君晚岁诫生徒不经意之笔，老成典

型，犹可窥见。识者目睹时趋之莫知所屈，谓前后尸教育之责者，皆能如征君之用心，不徒矫浮薄，挽恶习，实阴所以遏乱萌为有系于存亡之故云。乙丑五月陈三立。

为改办劝学所稟省文（光绪三十二年）

为恪遵部章改办劝学所，请示施行事，窃自湖南陆师学堂总办在籍候补知府陈琪等一再会稟前温处道童故道（宁乡童兆蓉）及程署道（阜阳程恩培），议设温、处学务分处管理两府学务，详奉前抚宪聂（缉槩）批等因，嗣经程署道照会并发给戳记一方，飭即开办。职奉文以后，招集两府士绅公议办法，并刊刻劝学告示，酌定学堂章程，颁发各县学员遵照办理在案。兹奉谕旨简放提学使综理全省学务，又奉学部颁定章程，查第一条“……”等因，遵照部章，所有各府学务分处，均本应裁撤。嗣又阅报章，恭绎宪台札飭省城学务处，所有各学务分处，均改劝学所，着即知照等因，仰见宪台维持学务，慎重周详，曷胜欣佩。惟是温、处学务分处议办之初，职等即虑材薄力薄，未能精通教育原理。顾念温州乡里义务，分不容辞，而处州十属，全以该地风气初开，学界幼稚，力请合办。其首先发议之陈琪，即籍隶处州青田，亦坚持新议。既开办以后，处州学务绅董，于本分处公事，极力赞成，声气浹洽。调查所至，无不欢迎，两郡学界，不分畛域，实初意所未及料。自分处成立，已逾半载，凡两属学堂已经开办者，办法与教科，大致渐就划一。其尚未开办之处，亦经本分处派董劝谕，渐有兴起之望。伏查部章，凡设立劝学所，止有厅、州、县三处，各府治并无总劝学所名目。至于两郡合办，更属例之所无。今遵章改立劝学所，应否温、处分设，抑或仍旧两郡合设，职不敢擅议，敬候核示。一俟奉批，当即将前领学务分处戳记缴销，遵照改办，以符定章而重教育。

《孙谱》卷六光绪三十二年：“时各厅、州、县须设劝

学所为全境学务之总汇，以地方官为监督，设总董一人，各区劝学员若干人。公以学务分处名义为新章所无，请示办法，当奉特准改为温处劝学公所，规划一切如旧，而统辖两府各县劝学所以上承于省学务公所，盖非通常例也。”

整理者工作单位：浙江省温州市图书馆

刊 误

本刊第二十辑上发表的蒋天枢先生《陈寅恪先生传》一文，由于我们工作上的粗疏，文中有失校与改错多处，兹刊误如下，并向蒋天枢先生和读者致歉。

页	行	误	正
146	7	《范四十集蜗牛舍诗集序》中云：	《蜗牛舍诗集序》(范罕集)中云：
146	15	相当高中程度	高中程度
147	7	卞“记”	“卞记”
150	11	以高丽藏本	并以高丽本、藏本……
151	22	以任	以经
153	20	劳翰	劳翰
154	8	残腾	残剩
158	2	《论再生缘·校补记》	《论再生缘·校补记》
158	10	折肱	臆足
159	11	义世，	义也。
…	末	第子	弟子